

如鱼水相依。

真正做到军民打成一片，

战时少流血。

平时多流汗，

平时要为战时着想，

组织群众不成。

非宣传群众，

一个部队要打胜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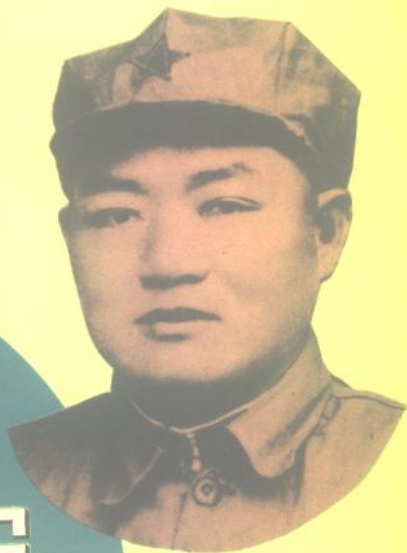
就非做群众工作不行。

要了解敌情、民情、地形，

一个指挥员

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老百姓不敢接近的军队，



革命将帅卷

罗炳辉

陈 辛 仁 著



- 偏坡寨少年进了炮兵营
护国讨袁
智勇救滇军
- 北伐军中英勇的营长
出淤泥而不染
- 追求真理的将军
- 吉安起义
中央苏区反“围剿”
- 长征途中 警卫遵义
巧夺天全 扫清障碍
- 奋战在抗日烽火中
三打来安城
半塔保卫战
粉碎扫荡 准备反攻
- 保卫抗日胜利果实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将帅卷

罗炳辉

陈辛仁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胡德勤

封面设计：吕敬人

罗 炳 辉

陈辛仁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75印张 2插页 94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定价2.00元

ISBN 7-5006-1133-1/G·242

目 次

1. 一个少年的出路	1
仇恨的种子	1
从军的波折	5
进了炮兵营	10
2. 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	12
护法运动的失败	12
护国丧家	14
从昆明到香港	18
回国被囚	23
在军官将校队里	27
智勇救滇军	29
脱险归来	35
3. 从北伐战争到走上井冈山	38
北伐第三军中英勇的营长	38
鸟尽弓藏	41
被遣散的军官	43
又拾得一条命了	46
出淤泥而不染	50

参加中国共产党	55
吉安起义	58
4. 从反“围剿”到长征	65
红一军团第十二军的军长	65
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	68
红九军团的军团长	71
突破封锁线	76
警卫遵义城	79
独立作战	81
“云南将军”	84
“老九抖起来了！”	87
巧夺天全，扫清障碍	90
红旗直指陕北	95
5.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00
从武汉到江南敌后	100
在津浦路南段的游击战	105
三打来安城	108
建立淮南边区抗日民主政权	110
半塔保卫战	112
建立淮宝抗日民主政权	115
皖南事变的血债	117
罗炳辉射击手	121
金牛山上打胜仗	125
大生产运动	128

关心群众生活	130
枪榴弹和交通安全走廊	132
粉碎扫荡,准备反攻	135
抗战胜利了!	138
转战鲁南,保卫抗日胜利果实	141
为国捐躯,永垂不朽!	143

1. 一个少年的出路

仇恨的种子

1897年12月22日，罗炳辉诞生在中国西南云南省彝良县大河镇阿都戛的偏坡寨。

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有汉、彝、苗、瑶、傣等20多个民族，他们从古远的年代以来，就散居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沟壑密林之间。罗炳辉是汉族，但他出生的地方却是彝良县，是汉彝等民族杂居的地区。从地理上看，它夹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的彝族地区之间，在大凉山和金沙江以南的昭通地区。

在祖父的一代，罗炳辉的家庭还相当充裕，后来家道就慢慢中落了。他父亲靠着年轻力壮，一面帮人家做短工，一面租种地主的一点土地，挣扎地生活着，养活年老的祖母。地主有山林、旱地作物、茶园，也有“坝子”（平谷）里肥沃的水稻田，一年有两季或三季收成。父亲在烈日裂肤的白天，暴雨鞭身的黑夜，将生命消磨在地主的水旱田和茶园里。每到朔风刺骨的冬天，父亲又利用农暇，挑着沉重的担子，做山货生意。他节衣缩食，辛勤积蓄，一度成为富裕的中农，娶了妻子，生了一女三男。罗炳辉出生在姐姐之后，是两个小弟弟的哥哥。

罗炳辉的少年时代，是 20 世纪初，正是大动乱、大变革的时期。清王朝统治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各国侵入肢解，各种反清势力和人民势力终于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尽管清朝统治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驯服和忍耐终究离不开悲剧的命运。罗炳辉的父亲每逢过年过节，或遇东家有红白喜事，作为佃户，都得向地主送礼，还要替地主白做工。不管大事小事，东家的人一来村里，佃户都要杀鸡，买肉，摆酒请客。收获所得，除了交租送礼外，不足全家的温饱。

罗炳辉在村里念了 3 年私塾，由于家境又下降为贫农，不能继续读书，要帮家庭做田间及家务劳动了。

在罗炳辉的记忆里，那时候，过年是过关，过节是过险滩！一到过年过节，那些地主恶霸就大摇大摆地走到门口来敲诈勒索，把佃户仅存的一点米粮都刮走了。等到父亲把“来客”送出了门，低头蹙眉地返身回到屋里时，就听到母亲凄切的啜泣声。

“孩子，长大了要替爹娘出口气，我们死了才能合眼啊！”

母亲还硬朗些，敢于吐不平的气；父亲却是一个连树叶掉下来都怕被打破头皮的受尽折磨的人，他对妻儿因被欺负而发出的哭骂，也怕会给全家招来更大的祸患。

“你们发疯了吗？你们要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吗？”

深夜里，罗炳辉偶然醒来，还时时听见母亲的啜泣声和父亲的叹息声。……

孩子的心，刻满了生活的创痕，也埋下了阶级仇恨的

种子。

有一天，一个恶霸穿着洁白的衫裤，摇着葵扇子，走过他家门口。罗炳辉正捧着洗脸木盆，向门外泼出污水，差点把污水泼到那恶霸身上。那恶霸咆哮起来：

“瞎了眼么？贱种！”

“你才瞎呢！”罗炳辉不服气地回嘴。

恶霸一个箭步向门口冲来，想揪住罗炳辉痛打一顿。罗炳辉人小机灵，闪开身就向外面跑远了，他还回过头来大声喊道：

“是我泼的水，你要怎么着？”

那恶霸气得脸都变成紫红的猪肝色了，一把揪住走到门口的炳辉父亲的衣襟，要把他拖走，两脚直蹬着地面，咬牙切齿地骂着：

“你的娃娃造反了，你当老子的却不作声……老子非揍死他不可！”

罗炳辉的父亲被恶霸打了几个耳刮子，垂着头，像木鸡一样，也不敢招架一下。

邻居们都围上来，七嘴八舌地替罗家求情，炳辉的母亲又再三恳求，才把恶霸应付走了。

那天晚上，罗炳辉回家时，被他父亲揪着耳朵痛打了一顿，骂他是孽种，是“吃雷公胆子”的祸胎。

12岁那年，罗炳辉又闯了一次祸。

有一天，有个恶霸借一桩莫须有的罪名，要敲诈罗家。父亲四处托人消祸，都要花钱。

少年罗炳辉忍不住气，当着恶霸的面说：

“拿钱塞狗洞，不如拿钱去打官司！”

这恶霸跳了起来，要揪揍罗炳辉：“你这个小贱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罗炳辉却跑脱了，边跑边骂：“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杀掉你这个混蛋！”

恶霸气得嘴角泡沫直喷地说：“你这小贱种！胎毛还未干，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敢称起老子来了……”

又是四邻出来说好话，说小牛不识虎，傻孩子不懂事，要父母好好管教他。

恶霸狠狠地说：“你们瞧着吧，我一定要告到县里，派人来抓罗家！”

罗炳辉不敢再回家，跑到彝良城里，躲在一个亲戚家里。这亲戚是做杂货生意的，和恶霸有仇，听说事情闹大了，就托人先向县官告了一状，把恶霸的罪恶统统告了上去。

12岁的罗炳辉，被传讯到县法庭上。

县官看见原告是个小孩子，而被告又是地方上的豪绅，就马马虎虎地教训了罗炳辉几句，算是开过堂了。对于那位恶霸反告罗家的事，也因为没有实证，不予追究了。官司判了个平头，双方都没有输赢。

由于罗炳辉的倔强性格，他和旧家庭常常发生矛盾。父母都认为，要是不好好管教他，将来他一定是个“祸胎”。父亲更干脆地把希望放在两个小弟弟的身上，想把炳辉撵出家门去，可见他对罗炳辉是如何的绝望了。

旧社会的压迫，和家庭的分歧，使罗炳辉无时不想摆脱这种痛苦的环境，但他没有向旧势力低头屈服，相反地他常常想

另找出路。

从军的波折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军事首领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宣告垮台。那时云南省驻有清朝的新军第十九镇，下辖三十七、三十八两个协。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是清末君主立宪派、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曾领导云南军队进行反清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受任为都督。两年后，蔡锷被袁世凯任命为将军，他在云南的地位被他部下的营长唐继尧所代替。

在反清的军队中，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因此起义后军队中有些军官及士兵，有反清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彝良城内有个贫苦的寡妇，守着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因为一生中受尽恶霸的侮辱欺凌，就让两个儿子都参加到当地的军队中去。有一次，这寡妇的两个儿子随着一个连的军队，驻防到彝良城内，他们立即把城内一个恶霸头子谢介成痛打了一顿，将恶霸家中的家具捣个粉碎。

县长收到了恶霸方面的控告，亲自坐着轿子到连部去见连长，要亲自调处这件案子。连长干脆给县长一个闭门羹。

这个消息闹得全县妇孺皆知。“一物自有一物治”，这件事实，也深深地印在少年罗炳辉的脑子里。蕴藏在他胸怀里的阶级仇恨的怒火，推动着他的复仇的梦想——一定要当兵去！当兵可以打击黑暗的势力：地主、恶霸、贪官、污吏等仇人。

1914年，罗炳辉瞒着家庭——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年轻的父亲——带点路费，到外面找机会当兵去。

罗炳辉离家，经过彝良，和一个远亲同路，步行到昭通城。这是他第1次出远门，旅途上的住宿、吃饭，都和山区农村不同，他只有依靠同路的这位远亲作指导。这位远亲是个小商人，把罗炳辉所带的路费都花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开销上，到昭通城时，路费就花光了。人们说，要当兵，非到省城昆明去才有补上名字的门路。

没有吃饭的钱，他只好卖了随身带着的衣服换饭吃。怎么办？再回家去么？不行，那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想来想去，在离他家60里的地方，有一位亲戚，也许能帮点忙。于是他又秘密回到这亲戚家，讲了立志当兵的实话。这位亲戚很支持罗炳辉当兵的志愿，终于借给他15块银洋，他又回昭通，起程到昆明去。

在到昭通的路上，遇见了年已70的岳父，这个老农民颤抖地说：

“二姑爷，你还不回家照料小孩子！”

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讲到他的女儿和外孙，怎样可怜无助……

罗炳辉心里也有些难过，但还是硬着心走了。

“我总要回来的。……”

他告别岳父走了一段路，回头一望，老岳父还像石雕像一样伫立在原地，不住地用袖口在拭眼睛。

从彝良县到省城昆明，那时要步行17天，县里人到省城的，那时也只有10几个人。路上是乌蒙山脉以西的高山峻

岭，羊肠小道；是金沙江支流牛栏江的深壑急流，铁索危桥。但在立志当兵的强烈愿望支配下，罗炳辉昼行夜宿。虽然他租不起代步的骡马，更说不上轿子，但他并不觉得疲劳，每天都有新鲜的景色映入眼帘，越接近昆明，越感到脚上有使不完的劲。

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省城昆明，住在一家下等旅店

里。

罗炳辉一面打听当兵的门径，一面到省城街上走走。昆明的市街很热闹，商店、饮食店到处成行。在熙熙攘攘的有各族服装的行人群中，有时也可以看到穿军装戴军帽的士兵，有时还有骑着马过街的军官。男人已经看不到留长辫子了，多数是剪发或剃光头。

有一天，他遇到两个士兵从商店买东西出来，他上前问他们，报名当兵有什么手续。这两个士兵听说他是特地从彝良来的青年农民后，就告诉他：当兵的手续很严格，除了体格条件外，最重要的要有省城的铺保，有铺保才能报名，接受考核。

罗炳辉在昆明没有一个熟人，更找不到一家铺保。他向人请求，但谁能相信这个远方来的陌生青年呢？他也到过云南讲武堂的门口，到过驻军兵营的门口，人们不是挥手叱他走开，就是摇头说他没铺保不合章程。

他的路费又用光了，当兵人家不收，在昆明他又没亲没戚，怎么办呢？这样繁华的城市，这样烟波浩渺山水如画的滇池风光，对这个个子高大年轻力壮的青年，竟是这样冰冷地无情！罗炳辉在夜里不由自主地淌下泪来。

他在饥饿和店主催付房租的威胁下，猛然想起他母亲曾

有个侄儿，在城外的一座天主教堂当神甫。原来，法国帝国主义者很早以来就利用他们所占领的越南作基地，派遣天主教神甫修女们，渗入到云南境内传教。教会和地方上的官绅互相勾结，但又要削弱官绅的势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有些被压迫的农民信教，也是在两害中取其轻的求生之道。罗炳辉想到的这位神甫，原是读过私塾的农村老师。在问清了教堂的所在地后，罗炳辉就专程走了30多里路，找到这位神甫。

神甫见罗炳辉这样小的年纪，却从彝良只身背井离乡、翻山越岭地走到昆明来，暗暗地惊叹他的胆子真大。但当他问明罗炳辉是瞒着家庭出来当兵的情况后，他坚决反对罗炳辉去当兵，他想留他在教堂做点杂工，学习当个教徒，但罗炳辉不假思索地拒绝了。神甫叫他不要进城乱跑，静住几天，给路费让他回家去。

罗炳辉想找铺保当兵的希望又破灭了，但他想：已经走出来了，死也不能白白地回去。既然神甫和他没有共同的言语，他就不告而别，一口气又奔回昆明城里来了。

已经是傍晚时分，北风呼呼地刮着。罗炳辉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哪里去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千万不能再回到山窝的家里去，再受土豪劣绅的气！

他回到旅店里，遇到一位姓尤的人，这人是他在昭通城时一同住旅店认识的，好像是一个走江湖的——能耍几下刀枪，能治骨折肿痛，能替人拔掉牙齿。有人说这人不能亲近，跟他在一起会受骗，连人都会给他卖掉的。因此，在路上罗炳辉总是躲开他，但这时在绝境中又和他邂逅了。

这个走江湖的对罗炳辉却分外热情，给他弄菜、打酒、叫

饭。罗炳辉饿了一天，看见这些丰盛的饭菜，也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他把自己的志愿和遭遇如实地告诉那个人。姓尤的汉子听后非常同情他，大骂那个把他路费骗吃光的亲戚，说应该找他打官司去，又说在旅店住下来不要紧，饭钱他可以负责。他很赞成罗炳辉去当兵，说：“老弟，你将来一定会高升，我想法给你到军队里补上个名字。”

罗炳辉真是绝境逢生，说不尽地感激这位走江湖的朋友。但过了10天，陆军里还是补不上名字。最后姓尤的汉子出个主意，说他可以介绍罗炳辉去帮人做小工，每天3顿饭，还有1角钱工资。等以后征新兵的到省城来，再替他找个铺保补入陆军去。

罗炳辉被介绍到一个泥水匠那里做小工。帮挑土基。人家一担挑8块土基，罗炳辉年纪小，只能挑4块。干了一整天，肩膀上的皮肤都磨烂了。老板见他太年轻，第2天不要他做小工了。有些工人见他是远方来的少年，无依无靠，很是可怜，就帮他说情，才让他继续担土基。

老板在吃中饭时又把罗炳辉熊了一顿，说他“吃饭像人，做工可不像人！”老板的儿子拿起棍子打了罗炳辉两下，说：“你还吃不够么？不准你再装饭了！”

罗炳辉把棍子夺过手来，但不敢回手，眼泪直朝衣襟上淌下来。工友们把他拉开了，劝他不要蛮干。

“我饿死算了，再不在这里受气！”罗炳辉吸泣着说。

有个老工人很同情罗炳辉，悄悄地把他介绍给另一个泥水匠做小工。

罗炳辉做了半个月小工，每天的工钱由1角增加到2角。

这个老板年老没有儿子，想收罗炳辉做儿子。罗炳辉拒绝了，说他还是要找机会当兵去。

进了炮兵营

做了两个月小工后，终于有人设法介绍他到一个炮兵营去当伙夫，说是如果当伙夫混熟了，要补入陆军就容易了。

罗炳辉到炮兵营当了一个多月的伙夫，还是未能正式当兵。有人出主意劝他去当马夫，说当马夫容易接近长官，一句话就可以补入陆军。于是他又要求去给炮兵营放马。

很幸运，他当上了炮兵营的马夫。

有一天，炮兵营的大队长刘安华跑来检查马匹，他捋着八字胡子问罗炳辉叫什么名字，哪里来的，几岁了，家这么远跑出来干什么？罗炳辉都一一告诉他。

大队长故意睁大眼睛问他：“小家伙，当兵苦得很呢！”

“我不怕苦，人家苦得，我也苦得。”罗炳辉回答。

大队长捋着八字胡子笑了，说：

“你以为当兵好玩吧！”

“要干的事情，再不好玩也要干！”

“给你当号兵吧，吹喇叭的。”

“我不吹喇叭。”

“号兵比战斗兵好玩呢，每天还有一个鸡蛋吃。”

“不干！”

“怎么宁愿当马夫不愿当号兵？好傻的家伙！”

“暂时当马夫，将来当兵就好了。”

大队长又有趣地微笑了：

“当兵很苦，你受不了，要抬大炮，你气力不够。”

“不怕苦，抬死就算了，只要准我当兵。”

大队长点着头笑着走了。以后每次来马厩看马匹，就要同罗炳辉谈几句话。

有一次在野外演习中，一匹驮炮弹的马匹受惊，发狂地奔跑起来，想摔掉身上的重负似地又跑又跳。罗炳辉恰恰在演习场外等着拉马匹回去，他看见这匹马向着他的方向冲来，就奋不顾身从侧方冲上去，揪住马匹的缰绳，死抓不放。他被马匹拖了几十秒钟，但就是抓住缰绳不放手。马匹终于站住了。

有一次，刘安华大队长来检查马匹时，称赞了罗炳辉勇拦惊马的胆力。罗炳辉又提到要当兵的事，大队长满口答应，说等到招新兵时，就给他补上名字，一起训练。

少年罗炳辉经过曲折奋斗，终于实现了从军的愿望。